

独舟挑战 大西洋

CHALLENGE ATLANTIC



吕迪格尔探险系列

【德】吕迪格尔·内贝格◎著 赵飞◎译

◎非凡的探险
◎诙谐的表述
◎惊险的旅程

独舟挑战

大西洋

CHALLENGE ATLANTIC

吕迪格尔·内贝格
探险系列

【德】吕迪格尔·内贝格◎著 赵飞◎译

◎非凡的探险
◎诙谐的表述
◎惊险的旅程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04 - 04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舟挑战大西洋 / (德) 内贝格著 ; 赵飞译 . — 哈尔滨 : 哈尔滨出版社 , 2009. 1

(吕迪格尔探险系列)

ISBN 978 - 7 - 80753 - 416 - 7

I. 独... II. ①内... ②赵... III. 大西洋 - 探险 - 普及读物 IV. N818.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7448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 Rüdiger Nehberg

Title: Im Tretboot über den Atlantik

Copyright © 1988 Piper Verlag GmbH, Munic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责任编辑: 宋秋颖 李英文

封面设计: 翼之扬设计室

独舟挑战大西洋

[德] 吕迪格尔 · 内贝格 著 赵 飞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 9 号

邮政编码: 150090 营销电话: 0451 - 87900345

E - mail: hrbcbbs@yeah. net

网址: www. hrbcbbs. 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18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53 - 416 - 7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 - 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朋友们！在我的第一本书里，关于亚诺玛米印第安人的话题已经过去6个年头了。内格罗与奥里诺科河的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6年了，在我们微弱的帮助下亚诺玛米人的境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政府作出的关于印第安保留区的承诺还没有实现。

人们会麻木地说：“这是历史的选择吧。”“主啊，我们晚上吃些什么呢？”对于这件无可奈何的事情人们采取的是消极放弃的态度。但是我至今却还没找到一个退缩的理由。亚诺玛米人还在按照自己的轨迹生活着，希望还在！

帮助亚诺玛米人这个地球上唯一的印第安原始部落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有一个“和平谅解方案”最为让人关注。我们认为它是明智公正的。它可以阐明我们的意图以及为什么我的书如此之多地涉及亚诺玛米人。我从未放弃过努力，在这几年里，我一直为亚诺玛米人尽着微薄之力。

为此我拜见了教皇，并和我的两个朋友再次访问亚诺玛米人。许多读者都已了解了亚诺玛米人的生存状况，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的理解就是我的

荣耀。为什么我现在带着我的幻想乘着脚踏船在大西洋上呢？——只是为了亚诺玛米人。

在这里我不仅是想与您谈心，我还需要大家的支持与信赖。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了毫无希望的事也是可以成功的。我的书鼓励大家尽力去行动，大家一点一滴地努力，就是汇成奔腾的内格罗与奥里诺科河河流的每一片浪花。

吕迪格尔·内贝格

在大西洋上，病中

目录....Contents

前言

拜访代表	1
乌里和丹尼尔	8
第二次拜访亚诺玛米人	14
拜访比朔夫	22
惊喜	25
死亡节做客	29
对手	47
五月的马瑙斯	55
乌里的电影	61
海洋生存训练	70
准备工作	79
试验:生存,水,晕船	84
晕船适应性训练	93
沉船时的注意事项	99
蛙人训练	112
造船	120

Contents 目录

新闻社	129
新船下水	132
在船上的安全问题	139
“亚诺玛米·巴西”号上的储物箱	150
起程去达喀尔	155
在达喀尔	163
海上的第一天	168
临时海盗	173
决断	180
渡过危险	183
振作精神	185
海上定位	194
故障与问题	198
鱼教我如何钓鱼	206
鲨鱼和其他危险的动物	217
地狱与天堂——纵览日记记录	223
到达	230

目录.... Contents

家里的情况	247
总统府	250
尾声	262
装备清单	263
下次我会注意的地方	267

拜访代表

我打算向教皇求助！如果在新闻广播里教皇陈述的是他的心意，或许他正是我要找的人。他可以使亚诺玛米人的处境让世人皆知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此时我们正在我的出版商约阿希姆·杰森的家里进晚餐，还有我的太太玛吉、约阿希姆的太太卡琳。我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谈话，耳朵却被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所吸引：教皇保罗二世在南美旅行之际向外界宣布，他个人及他的天主教会十分关注印第安人的生活。据我所知，在巴西有 90% 的人信奉天主教，而且十分虔诚。

我的理论一贯是，如果自己不安排命运，就会被命运摆布，一味等待不如拿出实际行动来。

约阿希姆和玛吉在一旁心不在焉。卡琳做的火腿味道很鲜美，适合他们的口味。约阿希姆皱着眉头问我：“不喜欢火腿吗？你有什么理由要去见教皇？那里只有弥撒酒和圣餐饼啊！”唉，这个好打击人的家伙！对他的话我不会在意，而且早就习惯了。他有过人的才智，在他面前我就像个没有读过书的粗人。

我对议会还是有些了解的。议会中有一部分人，他们的话举足轻重，关键时刻能压倒大多数。我说：“为什么不能考虑教皇？他拥有很多拥戴他的人，如果能得到他的信任，他的信徒不也能为这件事情全力以赴吗？”“关于这个，上帝会考虑的。”约阿希姆的表情冷漠。

连玛吉也附和着：“你觉得教皇会专门等着你吗？他可是有成千上万个替他出主意的人。”看来今晚的辩论不可避免了，我了解玛吉的性格，她很固执，极难说服。卡琳又补充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想得到教皇的召见。那张召见申请表早在一年前就拟定好了。”我沉默了，他们三个打算让我放弃这个念头，他们觉得根本是毫无希望，白伤脑筋。卡琳又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是天主教徒吗？”“我们干杯吧！吃完了饭我们再仔细想想。”约阿希姆打断了她们。

饭后，在我们开始品味摩卡咖啡的时候，他有条不紊地说：“如果你想有个机会见教皇，那么你的申请必须特别，区别于其他的申请，要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关键，我们想想办法。”

玛吉的眼睛里闪烁着天真的光芒：“你们当中的一个人说不定可以见到教皇，得到接见的那个人请求教皇帮助印第安人做点儿事情，或许可以实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梵蒂冈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此刻我仰望着天花板，约阿希姆吐着烟圈沉思着，玛吉打破了暂时的沉默：“可能吧，也许我们可以在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得到教皇的召见。”

约阿希姆肯定了她的想法：“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着手准备吧。”

在汉堡我的朋友霍伊堡·雷德的家中，香烟缭绕，咖啡飘香，我们拟定了一个拜访教皇的计划。

对其中一点我们达成了共识，也就是：一般的写给教皇的信将会被神职人员很有礼貌地打发掉，这样一来我们所做的就毫无意义了。教皇每天要面对成千上万类似的事情，他也只能从中随意挑选一二。我说：“我们还是重新考虑一下，怎么样才能让教皇亲自过问此事，而不是他的助手。教皇是世界宗教领袖，他本人也关心印第安人的状况。”

“当务之急是，你需要找到支持你的人。或许可以组成一个保护印

第安人的组织。大家联名为印第安人向教皇上书，然后把它交给教皇。”

这个主意好极了！为了避免耗费太多的时间和互不相识的人打交道，我给哥廷根的人权组织主席蒂尔曼·苏尔西打电话。凑巧的是，蒂尔曼正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他听完建议给了我肯定的答案。

蒂尔曼有经验有想法，他说：“一般的联名信不够分量，我们必须找一些现在比较有影响力的、能主导大众潮流的人来签名。”

这是一个建设性的提议，我们的冥思苦想终于有了可执行的方案。接下来的14天我们得到了25个极有说服力的签名。签名者来自各行各业。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利·布兰特，有议会议员施特肯，有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克莱恩，有德国青年天主教福音教堂里的成员，有教授格利茨，还有爵士。他们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却不代表任何一个党派，因为为人权做工作首先应当保持中立。

当我们带着这封意义重大的信飞到罗马时，协会的成员告诉我们，幸好教皇还没有踏上旅程，他还在罗马。还好没有跑冤枉路，这样的消息还是提前知道的好。

同时，我们的协会通过官方渠道把这封信呈递给了教皇。手续极其烦琐。这儿需要这样的文件；那儿又要那样的计划。每张纸都要有签字，天哪！

我跟玛吉说：“再拖延下去就不会有结果了。我打算跑步到罗马去见教皇，这样可以引起媒体的注意。也许可以给我们赢得更多的机会，我要让他们注意到我们的申请。”经过协会协商，看上去这是唯一可以努力的途径了。蒂尔曼也认为：“这样比飞过去更能让他们重视起来。”

通往教廷的路我很熟悉，所以没有太多顾虑。在嘎密斯帕特教堂我的母亲送我上路。整个行程大约要持续三个星期。与上次德国之行恰恰相反，我很安心，正常的一日三餐，甚至晚上还在旅馆休息。

我所在的人权保护协会与意大利媒体取得了联系。意大利 RAI 电台对我们的行动进行了追踪报道，并把它呈现给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他们在节目中对观众说：“他来了！”

我怀抱着一个金色的小铁盒，这是我从印第安人那里得来的，作为我此次行动的标志。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街道上，我一千米一千米地跑着。对结果我没有把握，很可能是徒劳无功。阿娜·玛丽亚修女曾打过电话，她是常驻波恩的梵蒂冈代表，电话里的消息比预想的糟。修女跑到我的出版商约阿希姆家里，责怪我们的协会：“你们刚递交申请，他又开始跑步去罗马，这等于在给我们施加压力，在背后搞小动作。实在是糟糕透了！”这还不算最让人难过的，这位尊贵的修女还雪上加霜地说：“况且他又不是天主教徒。”她的话和当初卡琳的一模一样。“这是在施加压力吗？”约阿希姆辩驳道，“这件事很紧迫，它关系到 12000 个印第安人的生存问题。只有教皇出面才能有些帮助，所以希望能得到您的理解。是的，他确实不是天主教徒。不过我认为，如果他能得到教皇的信任，那么一个天主教徒对此表示理解是理所当然的。内贝格所做的一切，我觉得很了不起。”

不论结果如何，我只管努力向前跑。三个星期后我到达了罗马，同时也接到了教廷的通知：教皇将于 1983 年 5 月 4 日 13 时接见我。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这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

玛吉随后也开车到了罗马。来时为了慎重起见，我甚至带来了爬山用的绳子。一旦申请遭到拒绝，我就把自己吊在彼得广场上。幸好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从驻罗马的德国大使馆那里我们领到了特别通行证。梵蒂冈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我们的文件备受关注，在许多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教皇决定亲自召见我。

受到如此高的重视我们不再忐忑不安了。玛吉给我买了一件笔挺

的黑色衬衫,我准备了12朵深红色的巴卡拉玫瑰,代表着12000个亚诺玛米印第安人。我把玫瑰和联名信交给教皇,并请求他在罗马向巴西政府施展他的影响力。教皇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您啊!为什么要跑着来,不是有火车嘛!”

我答道:“想要见您一面真的很难!”教皇又说:“把您的材料放在这里处理吧,我认为您的提议很值得帮助。我会尽可能地为这件事效劳。”教皇如父亲般彬彬有礼、善良可亲,和电视里面见到的一样。

时间过得很快,见过教皇之后我再也没有从梵蒂冈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但是巴西却传来一个消息,巴西报纸《巴西报》报道:有个外国人干涉巴西内部事务。

很快,协会里面亚诺玛米印第安人问题专家约翰娜·戈特斯女士告诉我:约翰迪·马可斯被选为新一届的巴西印第安人保护局主席。我们的盟友CCPY组织评价他说,约翰迪是一个真正愿意保护印第安人利益的人。确实如此,约翰迪拒绝签署关于合法占用印第安人居住地的



教皇向我许诺,坚决支持亚诺玛米人。

文件。约翰迪向巴西总理约阿·菲格瑞多阐明了理由,他说:“我不会为种族灭绝提供方便。”不过很快巴西总理撤消了约翰迪的职务。

在约翰迪被撤职前,我曾向梵蒂冈方面提出过建议,应该通过电话问候约翰迪并支持他。结果杳无音信。我的不断尝试成了石沉大海。很显然教皇的许诺并没有兑现。接着我给《罗马观察家报》写了信,阐明我的意见。《罗马观察家报》是梵蒂冈官方正式的消息通道,我一直都很信赖它。

《罗马观察家报》动作很快,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回复。他们很理解我的想法,并且为此指派了专门的工作人员。

显而易见,他们的“专门工作人员”开始重视了。几天以后,一辆黑色的奔驰静静地停在了我家的停车场。司机娴熟地打开了汽车的后门,接着一位身着黑衣的绅士走了出来,他来到我面前,礼貌地问:“请问内贝格先生是住在这儿吗?”“您已经找到了,我就是。”这位先生既不想喝咖啡,也不想吃蛋糕,只是要一张干净的桌子。这个很容易!接着,他把他那个颜色搭配得恰到好处、做工精致考究的包放在桌上,按了一下黄铜开关,这个漂亮的包就打开了。他从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信封,郑重地对我说:“这是教皇给您的信。”随后他礼貌地向我行礼,接着很快地离开了,我都没来得及对他表示感谢。

尽管没有邮票,但确实是来自梵蒂冈的信。我没有立即把信拆开,而是给自己煮了一杯香浓的咖啡,再享受一块草莓蛋糕,以示庆祝。我几乎是一口就把蛋糕吞了下去,这样的心情才叫舒心惬意呢。

雪白的信纸在我面前铺开,我马上意识到:上面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不过是一封感谢信。现在就只剩下这杯咖啡了。“如果有人要节省邮费,为什么不买明信片呢?”我问自己。

现在我只好把这件事搁置下来,让巴西主教派来的专家处理此事吧,我能做的只剩下美好的祝愿了。

品味着咖啡,我得出一个结论:上帝的专员竟然也习惯于磨洋工。

亚诺玛米人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我应该怎样去帮助他们呢?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不管怎样,这是来自于梵蒂冈的教皇的亲笔信,我把它挂在房间的墙壁上,还特别用柚木做了框。

乌里和丹尼尔

为什么不做电视节目呢?电视比小说更具影响力,可以让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此事!但是这个主意却很难实现。一来我没有摄影师,二来又没有电视台主办过类似的节目。不过我对自己说,还是试试看吧!

对于这个计划的实施,我的两位朋友必不可少:沃尔夫冈·布略克和克劳斯·德纳特。另外我还结识了乌里·克拉夫茨克,他是电视杂志的摄影师,正在制作适应野外生存训练的纪录片,那段时间我也在做这类的训练。乌里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拍摄节目的时候并不是把训练的整个过程拍下来,然后再根据需要编辑,而是先观察,他考虑的不仅仅是训练的内容,而是可以让人联想、引人思考的亮点。他提前把摄像机放在相应的位置上。我心想:“这肯定是一条捷径。”

乌里不会打扰别人,他不需要为了拍摄让我们重复训练,也从来不会打断我们,显然他对训练很了解。有时为了把电影拍得生动精彩,他选择的拍摄地点可以说是很危险的。他曾经在湖面上把自己高高地吊在空中,沿着吊索爬来爬去;还在没有保护装置的情况下背着摄像机爬到很高的树上;有时还需要走进泥潭,深度直到没过脖子。“这个家伙真是拼命啊!”参加训练的小伙子都这么说。所有人都期待着这部片子。

那天晚上我们终于可以坐在篝火旁欣赏他制作的电影了。乌里的工作很出色,纪录片简洁而又精彩。这部片子让我很激动,对乌里我

满意极了。我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摄影师。

“你是否有时间有兴趣跟我去巴西？大概要3个月的时间。拍摄一个很有意思的印第安人的故事。价钱的问题，只有在电影拍完并播放以后我才能告诉你。”参加训练的人都已经回家了，我和乌里坐在渐渐变弱的篝火旁，喝着加了新鲜薄荷的红茶，我给他讲述亚诺玛米人的故事。最后他对我说：“给我一天的时间考虑，这很吸引我，不过我必须跟我太太商量一下。”我能感觉到，他在心里已经答应了。

不出所料，第二天清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太太玛丽奥很理解我，她也觉得这个行程很有意义，这将是我的第一部电影，我将要在事业上迈出一大步。”就这样我找到了摄影师乌里，这个有一头棕黑色头发、英俊的小伙子。

正如火车运行需要两条铁轨一样，现在我要寻找另外一条铁轨：我的音响师。这次却完全不是偶然。

我的糖果厂又得奖了。我的学徒工们不断地为我赢得各式各样的奖项。我要和别的工厂的代表去参加汉堡手工业协会的颁奖会，这次颁奖会由汉堡市长克劳斯·冯多纳尼亲自主持。其实这个塞到我手中的奖杯不是属于我的，这是那些辛苦工作的糖果学徒们的劳动成果，还有鲁迪，我的厂长，是他每周三给员工进行岗位培训，是他监督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这就是生活吧，作为老板的我来领奖。

在我的要求下，鲁迪和我一起去了。到会领奖的人很多，不止是我们。鲁迪幽默地说：“也许我们应该让最差的那个学徒出师了，否则大家会觉得不公平吧！”这时麦克风响起了我的名字，我走上台去，汉堡市长手里拿着那张证书郑重其事地交给我，然后很客套地对我说：“哎呀，您就是那个爱探险的糖果家吧，我已经去过您的糖果厂两次了，很想和您谈谈，可否邀请您在领完奖后和我同桌呢？”“当然可以啊。”那么只有让鲁迪一个人坐着了。